

鄧園全書

石林詩話卷下

宋葉夢得撰

裔孫德輝校刊

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石

參錯其間最為上

毛刻上作工葉刻最為上三字作為最勝處云依叢話

王翰林元

之為長洲縣宰時無日不携客醉飲常有詩曰他年我若
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大
觀末蔡魯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公公即戲以詩示親
黨云八年帷幄竟何為更賜南園寵退師堪笑當時王學
士功名未有便吟詩

漁隱叢話

前集二十五

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

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石參錯其間為最勝處王翰林

元之爲長洲宰時無日不携客醉飲嘗有詩曰他年我
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
之

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爲文尙奇澁讀或不能成句歐陽

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旣知貢舉凡文涉彫刻者皆黜之時

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等葉刻無等字有韓子華三字云

文誥蘇詩編注總按類駁此條謂五星指五主司落去一

人則此句作意無着尙何警句足錄此正因讀毛刻誤本

耳豈知叢話紀事所引固自同事而梅聖俞爲參詳官未

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文忠葉刻下有有字云無譁戰士銜

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爲警策聖俞有萬蟻戰時春日
暖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爲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

劉輝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洵洵未幾詩毛刻誤時葉刻同此云依叢話及紀

事傳遂闕闕葉刻不重闕字云依叢話紀事然以為主司耽於唱酬不暇

詳考校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為蠶蟻因造為醜刻毛

誤配葉刻同此云依叢話紀事語自是禮闈不復敢作詩終元豐末幾三

十年元祐初雖稍稍為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勝得蘇

子瞻為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

人矣

漁隱叢話 前集 二十九 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為文尙

奇澁讀或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

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

而梅聖俞為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歐公有無

言言一
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爲警策聖俞有萬
蟻戰酣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爲諸公所稱及放
榜平時有聲如劉暉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洵洵未幾詩
傳遂闕然以爲主司惟酬唱不暇詳考且言以五星自
比而待我曹爲蠶蟻因造爲醜語自是禮闈不復作詩
終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雖稍稍爲之要不如前日
之盛然是榜得蘇子瞻爲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
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旣爲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

韓忠憲

葉刻作獻云依叢話

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

毛刻無此二字重出

忠憲二字葉刻增重陽二字刪忠憲二字又下忠憲作忠獻均依叢話

忠憲置酒私第惟文

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爲之刻

無之字云毛刻衍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葉校云

律髓載此從愁裏過壯心時葉校云瀛奎傍醉中來之句

其意氣尤不少衰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

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爲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

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漁隱叢話前集二十八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爲歐

陽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

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

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爲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

屢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尤不少衰

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
易詩云誰爲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
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張先郎中字子野能爲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蘇子
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視聽尙精強家猶畜聲妓子瞻
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
張氏故事戲之先和云愁似鰓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
忙極爲子瞻所賞然俚俗多喜傳詠先樂府遂掩其詩聲

識者皆

毛刻何刻葉刻此下均有以字

爲恨云

葉校云謹案張先安陸集提要內引先

四庫總目

浮萍破處見山影野艇歸時聞草聲之句夾注謂石林詩話瀛奎律髓草聲並誤作棹聲近時安邑葛氏刊本據漁隱叢話改正今從之考葛鳴陽刊安陸集後附錄湖錄所引子野此聯夾注有辨正葉少蘊石林詩話棹字云云今

毛刻詩話中未見稱及子野此二語知此書不免闕佚惜此條不見全文無從補入附記於此以俟別求善本參訂焉

漁隱叢話前集二十七子野能爲詩及樂府至老不衰

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年已八十餘視聽不衰家猶蓄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鸚鵡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

詩人玉屑十八子野能爲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年已八十餘視聽不衰家猶蓄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鸚鵡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

元厚之知荆南嘗夢至僊府與三人者聯書名傍有告之

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召入爲學士時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因書奏列名三人名皆從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豈造物以是爲戲耶已而持國元素皆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葉刻下有縮字云依叢話及紀事增相繼爲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絞絲蓋終始皆同決非偶然葉刻下有者字云依叢話增以此推之仕宦升沉進退亦何可毛刻脫以人力計許大夫選嘗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朵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漁隱叢話前集二十八元厚之知荆南夢至仙府三人者聯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

知所謂未幾入爲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先已在院
一日書名三人皆從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豈神
仙以是爲戲耶已而持國元素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
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爲直院則三人名
又皆從絞絲蓋始終皆同決非偶然者以此推之仕宦
升沉進退亦何可以人力計許大夫嘗作四翰林詩記
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朶雲亦
一時之異也

晉魏間詩尙未知聲律對偶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

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指

葉刻作正
云依叢話

爲的對至

葉刻下
有於字

云依叢
話增

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

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

葉刻下有嘗字云依叢話增

不解四海

彌天爲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

葉刻下有習字云依叢話增

鑿

齒與安書云夫

毛刻誤天葉刻校云按宏明集載是書本作夫

不終朝而雨六合

者彌天之雲也宏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

語以爲戲耳始晉初爲佛學者

葉刻作初學佛者云依叢話

皆從其師

姓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爲支道安以佛學

葉刻作以學佛

者云依叢話

皆本釋迦爲師

葉刻下有因字云依叢話增

請以釋命氏遂爲

定制則釋道安者亦其姓也

漁隱叢話前集一

晉魏間詩尙未拘聲律對偶陸雲相

諛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爲的對

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

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嘗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習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敷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戲爾晉初學佛者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爲支遁道安以學佛者皆本釋迦佛爲師因請以釋命氏遂爲定制則釋道安亦其姓也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着水面爲漚魚常上

毛刻誤一葉刻浮同此云依叢話

而淦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

言言一
六
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
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
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
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
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漁隱叢書前集九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

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
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着水面爲漚魚
常上浮而滄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弱風猛則不
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
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

款款字若無點字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唐末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大體

大體毛刻何刻葉刻均作體大

也

此條與上詩語固忌用巧太過一條原作一條毛刻因之葉刻提行另作一條云毛刻與前條聯接爲一而語

意實不相蒙今改提行另列
按文義應作二條今從葉刻

海隱叢話前集

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

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
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
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與
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所謂將軍舊歷三司貴相
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
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
中州遠而大體也

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
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是非其所長故不

多作耳退之集中有題湜公安園池詩後云爾雅注蟲魚
定非磊落人又有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意若譏其徒
爲無益而勸之使不作者翺見於遠遊聯句惟前之詎灼
灼此去信悠悠一出葉刻作見云依叢話之後遂不復見亦可知矣
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愈於不能而強爲之亦可謂善
用其短矣葉刻作也

海內叢話前集十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翺皇甫湜

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
存者計亦非其所長故多不作耳退之有題湜公安園
池詩後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又有用將濟諸人捨
得業孔顏若譏其徒爲無益而勸之使不作者翺見於

遠游聯句前之距灼灼此去信悠悠一見之後遂不復見亦可知矣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愈於不能而不使強爲之亦可謂善用其短也

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拜於階下

葉刻下有而字云依叢話增

宰相答拜阼階上時王

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卽尙書省行之二

人力辭帝不可曰旣以董正治官不得不正其名

毛刻誤方葉刻

同此云依叢話分於始此國體非爲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

之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王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集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下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時最爲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皆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常